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六辑

# 模仿者的生活

帕蒂古丽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六辑

# 模仿者的生活

帕蒂古丽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模仿者的生活 / 帕蒂古丽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8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212-0206-9

I. ①模… II. ①帕…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8188号

## 模仿者的生活

---

作 者: 帕蒂古丽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谭 杰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50千

印 张: 23.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06-9

定 价: 38.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帕蒂古丽** 维吾尔族，出生于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现就职于浙江余姚日报社。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5届少数民族班学员、第32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大家》《天涯》《美文》等杂志发表作品近百万字，作品入选全国各类散文年选和散文精选集。

已出版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思念的重量》《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长篇小说《柯卡之恋》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百年血脉》入选“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并获“北京市优秀图书奖”、“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2012年度《民族文学》奖、《散文选刊》2012年度最佳华文奖、2012年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散文《思念的重量》获2013年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



作者近照

##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邢 春 王 冰

编 委：胡 嘉 谭 杰 程远图

陈 帅 王锦方

## 目 录

混血的大梁坡 .....	1
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 .....	9
稻谷躺在冰床上 .....	10
稻谷睡在大炕上 .....	12
我们睡在稻谷上 .....	14
稻谷来到了春天 .....	16
老弟，我给你挖个坑吧 .....	18
你腾个地方给老弟吧 .....	19
别欺负不会动的人 .....	21
一直睡在那个坑里 .....	23
玛丽亚：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的肚子 .....	26
司马义：他的老婆每天都拴在裤裆里 .....	29
跟羊儿分享的秘密 .....	33
影子在时间里行走 .....	37
疯长的红柳林 .....	42
凋零的古丽 .....	46
怒放的古丽 .....	49



含苞待放的古丽 .....	52
不像驴的大黑驴 .....	59
繁密的西红柿 .....	67
马和驴生的，是骡子 .....	70
死了的大舅 .....	74
姑姑来了，姑姑走了 .....	77
生命是一场散失 .....	85
父亲的骂声 .....	93
致命的愧疚 .....	97
来自天国的棉花 .....	100
散失的母亲 .....	108
牛虱·刀子·绳子 .....	123
肉与铁的对峙 .....	128
牛·笼头 .....	134
马·嚼子 .....	136
变种者 .....	138
图尔逊 .....	152
亚 森 .....	155
尤 尤 .....	161
马 圈 .....	169
气 味 .....	173
混血的日子 .....	184
小 姨 .....	191
诵经声里的外婆 .....	195
麦草褥子 .....	199
高处的声音 .....	201



“一堵墙用裂缝说话”	205
斃了的姐姐	208
葬  埋	210
隐秘的事情	215
老河坝	221
妹  妹	226
失散的弟弟	232
大梁坡上的生活	246
大梁坡的狗	249
回家路上的谜	251
修  改	253
记忆的侵犯	255
爬  犁	257
语言的弹坑	260
光线的重量	262
雪变成满天的鸽子	264
消失的人物	267
父亲的车架子	270
彩虹发辮	272
火热的炕	274
父亲的印记	277
墙上的风洞	279
包裹在图案里的童年	283
胎  记	287
伤痕累累的葫芦	292
疼痛的施与受	296

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	299
思念的重量 .....	309
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 .....	327
模仿者的生活 .....	334
苏醒的第六根手指 .....	347
一种隐蔽的“战争” .....	360



河坝两边的杂草很茂盛，芦苇、车前子、红柳、苦豆子、芨芨草、骆驼刺、胖婆娘、蒲公英，一丛一丛的，从河坝底里一路翻腾着往上涌，密实得连土都看不见半把。最高的芦苇有一房多高，可以直接用来盖房子。草丛里躲着一堆一堆的刺猬，那是蛇的对手。

河坝对岸，夏天躺满了晒太阳的花蛇，盘得像一盘子一盘子的拉条子，有的像马缰绳那么粗，有的像鞭子那么细。到了中午，除了我们这些瞒着午睡的大人偷西瓜吃的孩子，谁也不会到对岸打搅这些精灵。

看见轻手轻脚的我们，蛇并不惊慌，自顾在太阳下懒洋洋地做它的美梦。偶尔有几条还没睡熟的懒蛇，在暖暖的沙子上半闭着眼，慢吞吞地挪一挪身子，给我们光着的小脚丫让出一抔羊肠小道，然后又蠕动着身子，蜷缩成一团睡过去了。

到了冬天，河坝两岸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有月亮的夜里，能听见狐狸和狼的叫声。而附近的兔子都被猎人的狗赶到了更远的地方。

## 二

在大梁坡这个鸡蛋形的村庄，村庄最东面蛋肚子的位置，鼓得最胖的是新庄子，它坐落在维吾尔族庄子的外围。新庄子里住着从河南和甘肃来的十几户汉族人家。村里的小学校就在新庄子中间，那里面最特别的声音是哨子声。

大梁坡人的房子都盖在这个蛋形村庄靠边缘蛋清的位置，自留地和小菜园都扎在蛋中间的蛋黄的位置上。大片的庄稼地把人们想象中的蛋清扩展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村庄里的五百多号人，把这个鸡蛋一样的小地球，用勤劳的手安排得妥妥帖帖，拾掇得亭亭当当。

这个村庄每天都照着大梁坡人心里所想的样子生长着。哪里种树遮风挡沙，哪里种豆哪里种瓜，哪里播苜蓿哪里种棉花，不管种啥干啥，大梁坡人一直有意无意地让这个村庄保持着一个鸡蛋形的模样，人们娶媳妇生孩子变老，都是在这个蛋里面扑腾着、忙活着。

大梁坡这个蛋好像有弹性会伸缩一样，人们再扑腾也被一层看不见的

柔软的蛋壳围裹着，即使殁了，也都埋进了大梁坡的黄土。在我们长大成人的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从村庄里走出去过。

村里住的一直是那些人，偶尔来了外面的光棍，也很快被大梁坡化在自己的蛋清里，给他在蛋黄里分出一块菜地种着，光棍在村庄不远的地方开出几亩荒地，然后娶妻生子过日子，被大梁坡的水土养活着。

汉族庄子有两大片，被扔在村庄最后面的蛋屁股上的是老庄子，那里住着从甘肃、河南、江苏、四川、山东来的五十几户汉族人家。

我家在村子东南边的高坡上，站在我家院子里往村子西北边看，住得离大坑最近的那几家，多是姓马的回族，只有一家姓王的回族，我小时候多病，妈妈带我认了王家两口子做了我的干爹干妈。

我长大了一点，学校从新庄子搬到了回族庄子后面，每次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干爹干妈家门口的菜园子，干爹见了直打量我，干妈总要摸摸我的头，拉拉我的手，说一些很难懂的青海调子的回族话，我只好含糊着点头或摇头。他们对我的表现似乎很满意，麻利地从菜地里拔了萝卜或摘了西红柿，用旁边河坝的水洗了给我解渴。

大梁坡人叫这几家人住的地方是回族庄子。说是回族庄子，就是回族人数多了点，其实回族庄子里啥族都有。马家住的坑湾那边是一个缓坡，坡被一条牛车道划成两半，坡下面就住着几家从南疆来的维吾尔族，坡上面还挤了一户哈萨克族人家。

从缓坡上下来，再上去往北，就是维吾尔族庄子，其实中间也夹了几户哈萨克族人家和两户姓苏的回族人家。维吾尔族人家一家离另一家靠得不近，他们都喜欢在院子里辟出地来，搭上葡萄架和瓜棚子，维吾尔族庄子被大大小小的葡萄架拉成了长条形的，长长地弯过来，几乎包围了半个村子。

维吾尔族庄子一直从村子的北面，延伸到了村子东面朝南拐弯的地方，两户哈萨克族人家的羊圈插在维吾尔族庄子的边上，像是在一串玛瑙珠子末梢拴了两颗银坠子，沉甸甸的。

从维吾尔族庄子到这两户哈萨克族人家，一路上半人高的荒草被踩出的一条路直通羊圈，这两座羊圈里有大梁坡村每户人家代放的羊只。到了

下午羊回圈的时候，维吾尔族庄子的姑娘们都端着大碗、大缸子去羊圈里挤奶。

站在我家的高坡上看过去，只能看见绿草掩映的村道上姑娘们头上的纱巾，从纱巾的包法和颜色上，我就能判定谁家的姑娘又去羊圈里挤奶了，晚上到谁家必定有香喷喷的奶茶喝。

### 三

那时候大梁坡还没有清真寺，谁家生了孩子取经名，或是帮新婚的人念尼卡尔，爹爹都是去人家家里念《古兰经》，小孩子是不允许跟着去的，不过，从父亲带回来的东西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村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家的每条毛巾都记录着大梁坡人的忌日。父亲带回来一条毛巾，就说明大梁坡又有一个人被真主唤走了。

有个人被真主召唤去了，那个人的家人或邻居就会不顾天早夜黑，如期地来找我父亲，让他去为殁了的人站乃麻子、洗礼、送埋。然后，父亲就带回来一条新毛巾。

如果我们家的毛巾用得发黑还没有换，就说明村里已经很久没有死人了。从毛巾陈旧的程度，我们可以推断出上一个死者，埋在沙土里的身体是不是快要风干了。

要等到下一个人死了，我们家的毛巾才能换上一条新的。

从上个无常者的葬礼上带回来的毛巾，在我和弟妹们脸上来回摩擦得像发硬的牛肚，下一个人的死讯总会如期到来，一般等不到一条毛巾用烂。

奈比约拉殁了，他欠我的几千块钱也没了。爹爹从奈比约拉的葬礼上带回一条毛巾。不过这一次是例外，父亲从奈比约拉家带回来的那条毛巾用了好几年，用到绒都平了，就剩横一根、竖一条的一把线了，稍一捏就裂开一个大口子，家里人都很小心，只蘸了水在脸上擦两下，就挂回墙上的木橛子上。

母亲每次看看毛巾上的破洞都说：“啧啧，奈比约拉家的毛巾可真经用。”

“这条毛巾值几千块哩，你知道个啥。”听起来父亲还想再多用上它几年。其实村里人借了钱，只要家里大人死了，那账也跟着走了，断不会跟着后代要的，即使要讨，也不一定就能还上，恐怕又要下一代欠着。

#### 四

我们一家就有两个民族，我爹爹是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妈妈是甘肃天水的回族。村里人取笑我们家的孩子是“二转子”（混血儿）。我们听了很生气，回来给爹爹告状。爹爹说：“一个村里四五个民族，来自四五个省份，有几个二转子、三转子一点也不稀奇，一只老母鸡身子底下孵的，还不全是自己下的蛋呢。我跟你妈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照样在一个锅里搅了一辈子勺子。”

爹爹和妈妈有很多习惯不太一样，用汉族话说真是叫“尿不到一个壶里”。天一黑，母亲就要把夜壶放在炕洞边，父亲就嫌她在屋子里吃，又在屋子里拉，不成体统。妈妈任凭父亲怎么说，那把夜壶从来不挪位置。即使父亲睡前偷偷放在门外，半夜里也会被妈妈悄悄端回来放在炕洞边。妈妈听了一辈子父亲的埋怨，爹爹听了一辈子母亲用夜壶的声音，也算是谁都没吃亏。

能在一大片葵花地里无拘无束地撒尿，其实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可是我们不敢当着妈妈这么做。爹爹改变不了妈妈，就带着我们反抗她。天黑上炕睡觉前，父亲带领我和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到院子里解手，隆重得像举行仪式一样，几个人呼啦啦往葵花地前一站，男人站前排，女人蹲后排，稀里哗啦地就撒开了。

父亲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因为父亲知道，哪一棵葵花缺少肥料不长个，哪一棵葵花被粪水烧得歪着脑袋，打不起精神。小弟弟的金粪蛋子来不及落到地上，就被我家大黄狗用嘴巴接住了，父亲见了就打趣，狗吃了人粪，最后还是拉到自家的地里，赔不了账的。

大梁坡村是一个混血的村庄，各地、各族的人说着各自的话，吃各自的饭，几十年下来，发现你能听懂我说的，我也能听懂你说的。爹爹说：

“麻雀跟燕子待久了，也能听懂对方的歌呢。”

爹爹和妈妈就是燕子和麻雀住在一个屋里，偏偏是只能爹爹听得懂妈妈说的，妈妈听不懂爹爹说的，为难了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当着爹爹说维语，跟母亲要说回族话，出门近邻都是哈萨克族，又要会说哈萨克族话。我们同时学会了三种语言。

## 五

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到了大梁坡，都喝一样的水，吃一块地上长的粮食，慢慢地连人身上的气味也都变得差不多了。

——河南人的面疙瘩被四川人学了去，四川人的麻辣汤被甘肃人搅到了锅里，山东人干脆把甘肃酸菜味、山西陈醋味、四川麻辣味一锅炖三省，江苏人尝尝觉得味道不错，照着做好，再在里面撒上一把糖，吃得很香。大梁坡人做饭的时候，闻一闻汉族庄子里飘荡的饭菜味，就是一股浓浓的大梁坡的“转子味”。

在民族庄子，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哈尼帕家的豇豆炒鸡蛋，乌斯曼家的土豆烧洋葱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萝卜炖粉条，饭菜虽是在各家的锅里翻炒搅和，却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调料，他的饭里有我家的油盐，这饭菜也是“混血”的。

大梁坡的少数民族人家，油、盐、酱、醋、茶、奶、蛋都备得齐做一顿饭的没有几家。白天村里人都忙着种地的种地，放羊的放羊，傍晚回来要做饭了，一看盐袋子、油瓶子见底了，端了碗就往左邻右舍去，说是去借，一小碗盐、半碗油，多半是只借不用还的，等到你家缺盐少醋了，也可以端了碗去人家家里倒一点来救急。

谁家宰了羊就更不用说了，村里一大片族人家的菜里，多少都得沾上点荤腥，你切一片肉，他拿两块骨头，一只羊也够百家吃，哪天换了另一户人家若是宰了牛，也是一样的道理，绝不会落下村里的任何一户，哪怕请你来喝碗肉汤。

村里的老人说，人分不均的，真主都会替人分均匀。大梁坡每个人家

的饭锅也是有弹性会伸缩的，明明这家人只做了一家五口人吃的饭，赶巧吃饭时来了三四个人，主人家的饭照样够这八九个人吃。

大梁坡人喜欢在吃饭时有客人来家里，老人们说：“念你好的人，都会在你正好吃饭时，赶到饭桌前，饭后来的人，是背后念你不好的人。”谁都想让人家知道，自己是念着别人好来的，所以，谁都会赶在饭前到人家家里，名正言顺地蹭上一顿。

主人家自然也会让出尊贵的上位给念他好的人，并且从锅里捞出肉最多的菜，还有面片最稠密的汤面。如果主人家的饭太稀，稀到要脱了鞋子卷了裤管让客人下到锅里去捞的地步，或者奶茶里的奶皮子太薄，薄到能透光，都是不礼貌的，别人就是吃了喝了也难念你的好，这样的人家的主妇是要被大梁坡人笑话的。

## 六

在村庄正中间那个圆圆的大坑里面，一年有三季长满了各种蔬菜，夏天，坑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这个葱葱郁郁的大坑，就像是一口大梁坡的大菜锅。

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菜地，都在村子中间的大坑里，你家种豇豆，他家种茄子，我家种辣子，谁家的先成熟了就摘一些下锅，你今天摘我的辣子，明天我摘你的茄子，一家种一样东西，十几家的菜合在一起，就能做出一桌像样的菜来了。

到了冬天，各家的白菜土豆等冬菜都进了地窖，那里就剩一个白茫茫的大雪坑，大坑里的雪很深，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谁也不会轻易到雪坑里瞎扑腾。

那年冬天天刚亮，爹爹说妈妈生孩子了，让我赶快去叫大坑那边老庄子的汉族医生乔桂兰。我好奇地掀开妈妈的被子想看看她生的是男是女，躺在妈妈大腿中间的那个小生命，小腿蹬着，露出胯下的小东西，肚子上的脐带还在母亲的胯下连着，我跟爹爹说：“爹爹，是小弟弟！”说完，没等爹爹的呵斥出口，拔腿就跑。



我没有沿着村路去绕那个大坑，而是果断地把自己扔进了那个大雪坑，奋力地在里面扑腾到了坑那边，这是去老庄子乔桂兰家最近的路，我用了最短的时间，叫来了赤脚医生乔桂兰，看着她用火燎了爹爹裁衣服的大剪刀，给弟弟剪了脐带。

妹妹出生的时候也是冬天，乔桂兰刚好在坐月子，也是我飞奔过那个大雪坑，去叫坑对面的图拉罕大婶给妈妈接生。图拉罕大婶说她早算好妈妈要生了，谁家的媳妇几月份结的婚，几月里怀了孕，她心里都记着一笔账。

图拉罕大婶把做好的一大锅馄饨，用一个铝锅装好，盖上盖子，上面再裹了一个小被子，热乎乎地端到了我家的炉子上。给妈妈接生完，她用小被子裹好刚出生的小妹妹，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馄饨，在剩的半盆馄饨里打了两个鸡蛋，连铝锅端着喂妈妈吃，劝妈妈多吃点好下奶，我看见那天妈妈吃得不停地擦汗。

村里人谁家生了孩子，都得借哈斯木家的小摇床，孩子大一点，又要换吐尔逊家的大摇床。这两个摇床上睡过村里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每一个孩子。摇床从东家转到西家，转到摇床的主人家的孩子出生了，才会被送回去。而这时，已经有大着肚子的村里媳妇在掐着日子，等主人家把摇床让出来，给自己将要出生的孩子。

村里有几辆马车也是按村里人养马的数量做的，马车要派用场的时候，就要把你家的辕马、我家的儿马、他家的骡马套在一驾马车上拉车，一驾马车如果空了一匹马的位置，谁也别想用它拉东西。

村里的奶牛也是大家轮流挤奶的。谁家的牛生下牛娃子，大家都排着队来挤奶，等这家的牛不产奶了，另一家的牛兴许就生牛娃子了，又可以接着挤，这家的挤完了还有那家的。这样，大梁坡人一年四季都有鲜奶喝。

几十年，人们在一个村里过活久了，谁离了谁都不行。羊跟羊混着放，狗跟狗混着耍，鸡跟鸡混着喂，牛跟牛混着养，驴跟马混着配，人跟人混着活，这样的村庄恐怕跟混血的人一样，最后也算是混血的村庄了吧。